文湖州竹派
海嶽志林
丹青志
畫禪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文湖州竹派

吳鎮 纂

本館叢書集成初編所選寶顏堂秘笈及學海類編皆收有此書版本同惟寶顏本作釋蓮儒撰學海本作元吳鎮纂按本書盛昭一條中稱昭僑寓嘉興與余比鄰而居最稱莫逆此不類僧家語而吳鎮爲嘉興人當從學海作吳鎮爲合故據學海本排印

文湖州竹派

元　梅花道人　吳鎮　纂

黃斌老不記名。潼州府安泰人。文湖州之妻姪也。登科嘗任戎倅。適山谷貶戎州。與宋交。有題畫竹山谷有咏其橫竹詩。又謝斌老送墨竹十二韻云。吾子學湖州。師逸功已倍。預知更入微。後出遂無對。黃蘖字子舟。斌老之弟。其名字初非蘖與子舟也。山谷以其尚氣。故取二器以規之。自後指節遂有粹者子舉八行。終朝郎郡倅。山谷用贈斌老韻。謝子舟爲余作風雨竹兩篇。前篇云。歲寒十三本。與可可追配。後篇云。森削一山竹。牝牡十三輩。誰言湖州沒。筆力今尚在。而與可每言。所作不及子舟。

朝議大夫王之才妻崇郡君李氏。公擇之妹也。能臨松竹木石。見本卽爲之。卒難辨。文與可每作竹以貺人。一朝士張潛。迂疏修謹。作紆竹以贈之。如是不一。又作一橫絹丈餘。著色偃竹以貺子瞻。過南昌。山谷借而李臨之。後數年示米元章于眞州。元章云。非魯直自陳。不能辨也。作詩曰。偃蹇宜如李。揮毫已逼翁。衞書無遺妙。蔡慧有餘工。熟視疑非筆。初披颯有風。固藏惟謹鑰。化去或難窮。山谷亦有題姨母李夫人墨竹偃竹。及墨竹圖歌。詩載集中。

張昌嗣。字起之。與可之外孫也。筆法既有所授。每作竹必乘醉大呼。然後落筆。不可求。或強求之。必詬罵而走。然有愧宅相者。于攢三聚五。太拘拘耳。

文氏。湖州第三女。張昌嗣之母也。居鄆。湖州始作黃樓障。欲寄東坡。未行而湖州謝世。遂爲文氏匱具。文氏死。復歸湖州。纂。因此二家成訟。文氏嘗手臨此圖于屋壁。暮年盡以手訣傳昌嗣。今昌嗣亦名世矣。楊吉老。文潛甥也。文潛嘗云。吾甥楊吉老。本不好畫竹。一旦頓解。便有作者風氣。揮洒奮迅。初不經意。森然已成。愜可人意。其法有未具。而生意超然矣。無咎亦有贈文潛甥克一學與可畫竹詩。克一、吉老字也。

程堂字公明。眉人。舉進士。爲駕部郎中。善畫墨竹。宗派湖州。出湖州之門者。獨公明入室也。好畫鳳尾竹。其稍極重。作回旋之勢。而枝葉不失向背。又登峨眉山。見菩薩竹。有結花于節外之枝者。茸密如裘。卽寫其形。于中峰乾明寺僧堂壁間。儼如生也。又象耳山有苦竹、紫竹、風竹、雨竹。好事者已刻之石。成都笮橋觀音院。亦有所畫竹。且題絕句云。無姓無名逼夜來。院僧根問苦相猜。攜燈笑指屏間竹。記得當年自手栽。又作園蔬。嘗見紫芬紫茄二軸。奪眞也。

蘇軾子瞻作墨竹。從地一直起至頂。余問何不逐節分。曰。竹生時何嘗逐節生。運思淸拔。出于文同與可。自謂與文拈一瓣香。以墨深爲面。淡爲背。自與可始也。作成林竹甚精。作枯木枝幹虬屈無端。石皴硬。亦怪怪奇奇無端。如其胸中盤鬱也。

趙令庇宗。宗室。善畫墨竹。宗文同。凡落筆瀟洒可愛。官至衡州防禦使。

劉仲懷。山陰人。元祐從居諸暨。善畫墨竹。筆法師文湖州。

俞澂。字子清。吳興人。作竹石。得文蘇二公遺意。清潤可愛。光宗朝。任大理寺少卿。寶謨閣待制致仕。號且軒。

吳璜。延陵人。畫竹師文湖州。

王世英。字才仲。號頤齋。不知何許人。效東坡作墨竹。

虞仲文。字質夫。武州定遠人。善畫人馬。墨竹學文湖州。

蔡珪。字正甫。丞相松之子。畫墨竹學文湖州。官至濰州守。

李衍。字仲賓。號息齋道人。薊邱人。官至江浙行省平章政事。致仕。封薊國公。謚文簡。善畫竹石枯槎。始學王澹游。後學文湖州。著色者師李頗。馳譽當世。

李士行。字遵道。文簡子。官至黃巖知州。畫竹石得家學。而妙過之。尤善山水。

柯九思。字敬仲。號丹邱生。台州人。官至奎章閣鑑書博士。博學能文。喜寫墨竹。師文湖州。亦善墨花。

喬達。字達之。燕人。官至翰林直學士。善丹青。山水學李成。墨竹學王庭筠。後更學文同。

李倜。字士宏。號員嶠眞逸。官至集賢侍讀學士。喜作墨竹。宗文湖州。

周堯敏。字禹卿。號學山。海鹽當湖人。畫竹宗文湖州。頗有得處。

姚雪心。台州黃巖人。畫墨竹。宗文湖州。

盛昭。字克明。揚州人。竹石師文湖州。僑寓嘉興。與余比鄰而居。最稱莫逆。

文湖州竹派

蘇大年。字昌齡。號兩坡。眞定人。居揚州。竹石師蘇東坡。

宗師溥光。字元暉。墨竹學文湖州。

海嶽志林

毛鳳苞輯

本館據得月簃叢書本排印初編各叢書僅有此本

海嶽志林題辭

余覓寶晉齋集。十餘年矣。惜乎不傳。凡從稗官野史。或法書名畫間。見海岳遺事遺文。輒書寸楮。斆白香山。投一磁缾中。未可云全鼎一臠肉也。辛酉秋。偶編東坡竹紀。友人索余合元章梓行。因簡向來拾得者。錄成一册。略無詮次。至其淨名齋、西園、諸名篇。久已膾炙人口。不敢復載云。湖南毛晉識。

海嶽志林

章次

奇絕陛下　上天梯
俊人　擲筆大言
刷字　請硯
書畫兩學博士　捕蝗
河壖石　拜石
澄淡使著　弄石
墨池寶藏　畫艇行間
張帆遁去　洗靴洗藻火
蟒精　露幀
吾從衆　大呼
長柄銀斗　唾點磨墨
眠石　放筆兩拜
河豚贋本　黃實師遺小龍團

段擕　瀑布
遷坐　相石
甘露哥哥　親穴
墨王　提筆
與子瞻易書　臨搨
捉書去人丈餘　分類帖
追想筆法　畫松
知公不盡　天留米老庵
淨名齋　登金山
天開海岳　鹿門居士
長壽庵　竹簡
孔子爲佛　甘露寺石眞
命居爲寶晉齋　自寫眞
自畫宅圖　米家書畫船
卜居　中秋登海岱樓

稽孫樓
書法
敍畫史
硯山圖
辯帖
跋歐率更史事帖
跋自畫雲山圖
評書
稽帖
留馬渡采石磯
老子
勸戒
遮壁汚壁
鑒閱
書畫以時卷舒
借亦不出
自薦
敍書史
閱書帖
跋褚臨蘭亭
軟裹
顧愷之維摩
李成
士夫好畫
蘇子瞻墨竹
董源
天下偉觀
收畫
橫掛三尺幅
好事

無名人畫　眞絹
絹　印不可僞作
用印　畫帶
軸　又軸
不須背裱　紙畫不可絹背
自評小字　隸與
壺嶺　榜字
字格　思澀
入妙　率意寫碑
石刻不可學　隨好深淺
時易　蔡君謨筆法
辟支佛　十紙說
用品　樣品
端州巖石　舉拂
來生爲寺伽藍

海嶽志林

明　東吳毛鳳苞子晉輯

奇絕陛下

元章初見徽宗於瑤林殿。上命張絹圖。方廣二丈許。設瑪瑙硯。李廷珪墨。牙管筆。金硯匣。玉鎮紙水滴。召元章書之。上出簾觀看。令梁守道相伴。賜酒果。元章乃反繫袍袖。跳躍便捷。落筆如雲龍飛動。知上在簾下。回顧抗聲曰。奇絕陛下。上大喜。盡以硯匣鎮紙之屬賜之。尋除書學博士。

上天梯

米元章仕宦久不偶。晚節大臣薦對。嘗有詩曰。笏引上天梯。鞘鳴奮地雷。誰云天尺五。親見玉皇來。或問其意。答曰。初叩軒陛。閤門臣僚。以笏引之升殿。此上天梯也。

俊人

一日崇政殿對事畢。手執札子。上顧視。令留椅子下。米乃顧集殿云。皇帝叫內侍要唾壺。閤門彈奏。上云。俊人不可以禮法拘。

擲筆大言

徽宗命元章書周官篇於御屏。書畢擲筆於地。大言曰。一洗二王惡札。照耀皇宋萬古。徽宗潛立於屏風

後。聞之。不覺步出。縱觀歎賞。

刷字

上問本朝以書名世者數人。元章各以其人對。曰。蔡京不得筆。蔡卞得筆而乏逸韻。蔡襄勒字。黃庭堅描字。蘇軾畫字。上曰。卿書何如。曰。臣書刷字。

請硯

徽宗取弁山奇石。置之艮山。名曰艮岳。時米芾爲書學博士。召令書一大屏。上指御前一端州石硯。使就用之。書成。芾捧硯請曰。此硯曾經賜臣濡染。不堪復以進御。上大笑。因以賜之。芾舞蹈以謝。抱負趨出。餘墨霑漬袍袖。喜動顏色。上復笑曰。顛名不虛得。

書畫兩學博士

崇甯三年甲子六月。制詔。今四方承平。百揆時序。小大之政畢舉。增光繼志。曠古絕無。獨書畫之學。未有高世絕人之風。殆勸勵之不至也。其議投試簡拔之法。著爲律令。建官養徒。庶幾異時彬彬者有紀焉。是時元章名能書。適官太常。獨膺簡在。遂除書畫兩學博士。奉詔作黃庭小楷。旋加褒美。繼進所藏法書名畫。皆不下一品。優詔答之。賜白金緡錢甚腆。

捕蝗

米元章令雍邱。蝗大起。鄰縣尉司焚瘞後。仍滋蔓。責保正併力捕除。或言盡緣雍邱驅逐過此。尉移文載

保正語。牒行雍邱。請勿以鄰國爲壑。時元章方與客飲。視牒大笑。題紙尾答云。蝗蟲原是飛空物。天遣來爲百姓災。本縣若還驅得去。貴司却請打回來。傳者莫不大噱。

河壖石

米元章爲臨江太守。守壖須日。聞有怪石在河壖。莫知其所自來。人以爲異。而不敢取。公命移至州治。爲燕游之玩。石至遽命設席。拜於庭下曰。吾欲見石兄。二十年矣。言者以爲罪。坐是罷去。

拜石

元章知無爲軍。見州廨立石甚奇。命取袍笏拜之。呼曰石丈。言事者傳以爲笑。或語芾曰。誠有否。芾徐曰。吾何嘗拜。乃揖之耳。

澄淡使著

芾崇甯初。爲江淮制置發運司。勾當直達綱運。置司眞州大漕張勵深道。見其漫然玩世。不能俯仰順時。深不樂之。每加形跡。芾不能堪。會蔡元長拜相。芾知己也。走利僕愬於元長。乞於銜位中。削去制置發運司五字。仍降旨請給序位人從。竝同監司。元長悉從之。遣僕持敕命來。芾既得之。閉戶自書新刺。淩晨拜命畢。呼殿徑入。抵張公之廳事。張驚愕莫測。及展刺。卽均敵之禮。始知所以。既退。憤然語坐客云。米元章一生澄淡。今日乃使著矣。

弄石

元章守漣水。地接靈璧。蓄石甚富。一一品目入玩。則終日不出。楊次公爲察使。因往廉焉。正色曰。朝廷以千里郡邑付公。那得終日弄石。都不省錄郡事。米徑前。於左袖中取一石。嵌空玲瓏。峰巒洞穴皆具。色極清潤。宛轉翻覆。以示楊曰。如此石安得不愛。楊殊不顧。乃納之袖。又出一石。疊嶂層巒。奇巧又勝。又納之袖。最後出一石。盡天劃神鏤之妙。顧楊曰。如此石安得不愛。楊忽曰。非獨公愛。我亦愛也。卽就米手攫得之。徑登車去。

墨池寶藏

元章出守無爲州。刻墨池二字及寶藏二字。徑二尺許。皆有神勢。至今在無爲州。州有太守泉。舊景福寺地。元章咏詩云甘泉如惠山者是也。

畫艇行閒

米芾好古博雅。世以其不羈。士夫共目之曰米顛。蔡魯公深喜之。嘗爲書畫學博士。後遷禮部員外郎。數遭白簡。遂去。一日以書抵公。訴其流落。且言舉室百指。行至陳留。獨得一舟如許大。遂畫一艇於行閒。魯公笑焉。蔡條得是卷而藏之。

張帆遁去

長沙之湘西。有道林、岳麓二寺。名刹也。唐沈傳師有道林詩。大字猶掌。書牌藏其寺中。常以一小閣貯之。米元章爲微官時。游宦過其下。艤舟湘江。就寺主僧借觀。一夕張帆。攜之遁去。

洗靴洗藻火

朝靴偶爲他人所持。心甚惡之。因屢洗。遂損不可穿。在太常博士時。奉祀太廟。迺洗去祭服藻火。坐是被黜。

蟒精

元章知無爲軍。每雨暘致禱。設宴席於城隍祠。東向坐神像側。舉酒獻酬。往往獲應。得新茶果。輒以饋神。令典客聲諾傳言以致之。間有得緡錢於香案側。若神勞之者。嘗晨興。呼譙門鼓吏曰。夜來三更不聞鼓聲。吏言有巨白蛇。纏繞其鼓。故不敢近。米頷之。叱吏去。不復問。故郡人疑其蟒精。至今傳之。又鑿墨池。嘗治事池上。鼉聲聒人。因取瓦。書押字。投之池。由是鼉不鳴。

露帽

元祐中。米元章居京師。被服怪異。戴高簷帽。不欲置從者之手。恐爲所涴。既坐轎。爲頂蓋所礙。遂撤去。露帽而坐。

吾從衆

子瞻在維揚。設客十餘人。皆天下士。米元章亦在坐。酒半忽起立自贊曰。世人皆以米爲顛。願質之子瞻。公笑曰。吾從衆。

大呼

芾在眞州。嘗謁蔡攸於舟中。攸出右軍王略帖示之。元章驚歎。求以他畫易之。攸有難色。元章曰。若不見從。某卽投此江死矣。因大呼據船舷欲墮。攸遂與之。

長柄銀斗

元章盥手。以銀爲斗。置長柄。俾奴僕執以瀉水於手。呼爲水斗。已而兩手相拍至乾。不用巾拭。

唾點磨墨

周仁熟與芾交契。一日芾言得一硯。非世間物。殆天地秘藏。待我而識之。答曰。公雖名博識。所得之物。眞贋各半。特善誇耳。芾起取於笥。周亦隨起索巾滌手者再。若欲敬觀狀。芾喜出硯。周稱賞不已。且云。誠爲尤物。未知發墨何如。命取水。未至。亟以唾點磨墨。芾變色曰。一何先恭後倨。硏汚矣。不可用。爲公贈。繼歸之。竟不納。又元章嘗以端硯呈子瞻。子瞻故唾之。因以爲遺。

眠石

僧孜周有端州石。屹起成山。其麓受水可磨。米後得之。抱之眠三日。屬子瞻爲之銘。

放筆兩拜

元章爲人親舊書。有密於牕隙窺其寫至芾再拜。卽放筆於案。整襟端下兩拜。

河豚贋本

楊次翁守丹陽。元章過郡。留數日而去。元章好摹易他人書畫。次翁作羹以飯之曰。今日爲君作河豚。其

實他魚。元章遂疑而不食。次翁笑曰。公可無疑。此贋本耳。其行送之以詩。有淮海聲名二十秋之句。林子中見之。謂次翁曰。公無乃過歟。次翁笑曰。二十年來。何處不知有米顛子耶。

黃實師遺小龍團

黃實師自言爲發運使時。大暑治淸淮樓。見米衣犢鼻。自滌硯於淮口。索篋中一無所有。獨得小龍團二餅。亟遣人遺之。趁其滌硯未畢也。

段拂

芾嘗擇壻。會建康段拂字去塵。芾擇之曰。既拂矣。又去塵。眞吾壻也。以女妻之。

瀑布

元章嘗大字書曰。君有瀑布詩。古今賽不得。最好是一條。界破靑山色。其後自題云。蘇子瞻曰。此是白樂天奴子詩。見者絕倒。

遷坐

宗室華原郡王仲御。家多聲妓。大會賓客。獨設一榻待元章。使數卒鮮衣袒臂。奉其酒饌。姬侍環於他客。杯盤狼籍。久之。亦自遷坐於衆賓之間。

相石

米南宮相石法。曰瘦。曰秀。曰皺。曰透。

甘露哥哥

漫士詩云。飯白雲留子。茶甘露有兄。人問露兄故實。乃曰。只是甘露哥哥耳。

親穴

米好奇怪。當平世葬其親潤州山間。不封不樹。嘗自詫於人。言莫有知其穴者。

墨王

元章藏晉唐眞蹟。稱曰墨王。無日不展於几上。手不釋筆臨學之。夜則以小笈寘枕傍。

提筆

陳寺丞伯修子也。嘗於枕屏效元章筆蹟。書杜陵詩。一日元章過之。見而驚焉。伯修命出拜。元章喜甚。因授以作字提筆之法。曰。以腕著紙。則筆端有指力。無臂力也。曰。提筆亦可作小楷乎。元章笑顧小史。索紙書其所作進黼扆贊表。筆書端謹。字如蠅頭。而位置規模。皆若大字。父子歎服。因請其法。元章曰無他。每作字時。不可一字不提筆。久當自熟矣。

與子瞻易書

元祐末。元章知雍邱縣。蘇子瞻自揚州召還。乃具飯餉之。既至。則對設長案。各以精筆佳墨紙三百列其上。而置饌其傍。子瞻見之。大笑就坐。每酒一行。卽伸紙共作字。以二小史磨墨。幾不能供。薄暮酒行既終。紙亦盡。乃更相易攜去。俱自以爲平日書莫及也。

臨搨

米元章書畫奇絕。從人借古書自臨搨。臨竟。併以臨書眞書還其家。令自擇其一。而其家不能辨也。以此得人古書畫甚多。東坡屢有詩譏之云。畫地爲餅未必似。要令癡兒出饞水。又云。錦囊玉軸來無趾。粲然奪眞擬聖智。又云。巧偸豪奪古來有。一笑誰似癡虎頭。山谷和云。百家傳本略相似。如月行天見諸水。又云。拙者竊鈎輒折趾。皆言元章好奪取人書畫也。

捉書去人丈餘

子瞻嘗疑元章用筆妙一時。而所藏書眞僞相半。元祐四年六月。與張致平同過元章。致平謂吾公嘗見親發鎖兩手。捉書去人丈餘。近輒掣去者乎。元章笑。遂出二三長史懷素輩十餘帖。而後知平日所出。皆苟以適衆目而已。

分類帖

元章帖十二册。各以其類爲册。如手簡家書詩文。各分類。聞是韓侂胄家故物。中間韓魏公家園池詩。各有閱古珍玩大印。其後歸史衞王府。凡如此者。五十六册。一一精好。米帖家書內。有與友仁者。有與宣哥者。所謂虎兒是也。花押乃兩樣。

追想筆法

關蔚宗有褚河南所摹虞永興枕臥帖。落筆精微。僅如絲髮。既存骨氣。復有精神。元章見而愛之。崇甯間。

遇其子長源於京口。時蔚宗已下世。元章從長源求此帖。長源靳之曰。惟得公淫探徵師子乃可。從之。長源復靳曰。此畫不足以當此帖。更得公案上盆尺硃砂乃可。又從之。長源又靳之曰。細思二物。皆有愧於虞帖。非得公頭不可。元章乃移書曰。頃在揚州。蔚宗待我甚厚。示以此帖。追想筆法。寫一通去。較其所藏。妙若刻楮。不復能辨。

畫松

李驥元俊。家藏元章二畫。其一紙上橫松梢。淡墨畫成。鍼芒千萬。攢錯如鐵。今古畫松。未見此製。其一乃梅松蘭菊。相因於一紙上。交柯互葉而不相亂。題其後云。與大觀學士步月湖上。各分韻賦詩。芾獨賦無聲之詩。蓋與李大觀諸人夜游潁昌西湖之上也。

知公不盡

子瞻自海外歸。與元章書云。嶺外八年。親友曠絕。亦未嘗關念。但念吾元章邁往淩雲之氣。清雄絕俗之文。超妙入神之字。何時見之。以洗我積年瘴毒耶。及得寶月庵賦。琅然一誦。恨二十年相從。知元章不盡元章答云。更有知不盡處。修楊、許之業。爲帝宸碧落之游。異時相見乃知也。

天留米老庵

米元章居鎮江。常在甘露寺。榜其所曰米老庵。一日甘露大火。惟李衞公塔及米老庵獨存。元章作詩云。神護衞公塔。天留米老庵。

淨名齋

元章喜登覽山川。擇其勝處。立宇製名。來者莫能廢。作淨名齋於北固山下。自爲之記。

登金山

元章登金山。賦云。浮玉掩露。石髓落潮。

天開海岳

元章甘露寺詩。石刻在多景樓中。天開海岳四字在海岳庵。庵亦元章建。在山之西麓。後燬。乃移建於城東利涉門內。

鹿門居士

元豐間。米老自號鹿門居士。其印文云。火正後人芾印。

長壽庵

元章書長壽庵三字。後題兩句。人是西方無量佛。壽如南極老人星。不知古人詩句。或元章自作也。

竹簡

竹簡之法。絕而不傳。元章得古簡。以竹聿行漆。如法更制。

孔子爲佛

元章寫高麗經。以孔子爲佛。顏淵爲菩薩。

甘露寺石眞

元章以所珍硯山易蘇學士家甘露寺地。結庵其中。自號海岳。日吟哦其間。爲京口佳絕之觀。遨衍三山。賦詠略遍。如甘露悼古詩。臨金山賦。焦山明應祠銘。其猶彰著者也。自寫其眞。刻石甘露。其子友仁爲贊。

命居爲寶晉齋

予白首收晉帖。止得謝安一帖。開元建中御府物。右軍二帖。正觀御府印。子敬一帖。有褚遂良題印。又有丞相王鐸家印記。及有顧愷之戴逵畫淨名天女觀音。因命所居爲寶晉齋。朱長文收錦織成諸佛。闊四尺。長五六尺。上有織成牌子。題晉永和年造。與予家一古書囊。織成山水神僊錦一同。雲鳳山禽猨鹿如畫也。

自寫眞

元章自寫眞。世有三本。一本服古衣冠。曾入紹興內府。有其子友仁審定贊跋云。先子昔手寫晉唐間忠臣義士像數十本。張於齋壁。一時好古博雅。移摸流傳甚多。至今尚有藏之者。此卷自寫眞也。一本蘇養直題云。米禮部人物瀟散。有舉扇西風之興。一本唐裴。據案執論十七帖者。上有篆書淮陽外史米元章像八字。及元章自書。棐几延毛子。明牕館墨卿。功名皆一戲。未覺負平生。

自畫宅圖

元章有自畫宅圖。又有小楷三帖。又十帖。珊瑚等帖。

米家書畫船

黃山谷贈米元章云。芾以能詩知名。喜蓄書畫。有米氏書畫史行世。崇甯間爲江淮發勾。揭牌於行舸之上曰。米家書畫船。萬里風帆水著天。麝煤鼠尾過年年。滄江盡夜虹貫月。定是米家書畫船。

卜居

元章多游江湖。每卜居。必擇山水明秀處。其初本不能畫。後以目所見日漸摹倣之。遂得天趣。其作墨戲。不專用筆或紙。

中秋登海岱樓

元章作海岱樓望月絕句云。目窮淮海兩如銀。萬道虹光育蚌珍。天上若無修月戶。桂枝撐破向東輪。一詩凡書三過。

稻孫樓

元章秋日登無爲州城樓宴集。見田禾青青可愛。問之老農。云稻孫也。稻已穫。得雨復抽餘穗。元章喜而名其樓。

借亦不出

元章居蘇。與葛藻近居。每見公臨帖。卽收去。遂裝黏二十餘帖出示。元章不覺大笑。後葛與江都陳叟友善。贈之。陳以爲眞。元章借亦不肯出。

書法

翟伯壽問書法當何如。元章曰。無垂不縮。無往不收。此必至精至熟。然後能之。古人遺墨。得其一點一畫。皆昭然絕異者。以其用筆精妙故也。

自薦

元章以書抵西府蔣頴叔云。芾老矣。先生勿惜浮議。荐之曰。襄陽米芾。在蘇軾黃庭堅之間。自負其才。不入黨與。今老矣。困於資格。不幸且死。不得潤色帝業。黼黻皇度。臣其實惜之。願明天子去常格料理之。先生以爲何如。芾皇恐。

敍書史

杜甫詩謂薛少保。惜哉功名迕。但見書畫傳。甫老儒。豈不知固有時命。殆是生平寂寥所慕。嗟乎。少保之筆精墨妙。石泐則重刻。絹破則重補。又假以行者。何可數也。然則才子鑒士。寶鈿瑞錦。繅襲數十。以爲珍玩。視五王煒燁。皆糠粃埃壒哉。九原可作。漫呼杜老曰。杜二酹汝一杯酒。媿汝在。不能從我游也。故敍所睹見。作畫史。

敍書史

金匱石室。汗簡殺青。悉是傳錄。河閒古簡。爲法書祖。張彥遠志在多聞。上列沮蒼。按史發論。世咸不傳。徒欺後人。有識所臯。至於後愚妄作。組織神鬼。止可發笑。予但以平生目歷。區別無疑。集曰書史。所以指南

識者。不點俗目。

硯山圖

吾齋硯山。被道祖易去。仲美舊有詩云。硯山不易見。移得小翠峰。潤色裒書几。隱約煙朦朧。巉嵓自有古。獨立高崧龍。安知無雲霞。造化與天通。立壁照春野。當有千丈松。崎嶇浮波瀾。偃仰蟠蛟龍。蕭蕭生風雨。儼若山林中。塵夢忽不到。觸目萬慮空。公家富奇石。不許常人同。研山出層碧。崢嶸實天工。淋漓山上泉。滴瀝助毫端。揮成驚世文。立意皆逢原。江南秋色起。風遠洞庭寬。往往入佳趣。揮灑出妙言。願公珍此石。莫與衆物肩。何必嵩少隱。可藏爲地僊。近予亦有作云。硯山不復見。哦詩徒歎息。惟有玉蟾蜍。向予頻淚滴。此石一入渠手。不得再見。每同交友往觀。亦不出視。紹彭公眞忍人也。予今筆想成圖。彷彿在目。從此吾齋秀氣。當不復泯矣。

閱書帖

芾皇恐。芾既幸稍出門仞。意無外却。尙恐異日因見所知。而有隱情不告者。將遂得罪左右。故有布露。仰浼台聽。芾平生喜書畫。老親見聽。直有不足。至親授以首飾使購之。嘗曰。吾姙汝。夢雙角人。手攜一軸物。自空下。故芾每得一書。初任客觀。亦置於飯几。亦升車手執之。既窮其趣。則以良日。以紙鋪如書淨几上。復用紙覆。自紙間以皂莢灰水。浸良久。按覆紙洗之。上紙爛。卽團以拂書。塵垢一去。然後覆書除。背紙去手澤有不可除者。則又加團洗潔白而後止。親用乳香作糊。於百幅紙中心。取剪四邊多近手有垢者。而

加背焉。背訖卽覆以紙。加糊置一室中。或綾錦皆洗軸。安訖亦洗。加跋紙。取跋紙如背紙。工畢入一奩中。非明牕淨几與見知客。未嘗發。每一發之。文犀瑩玖。紫墨錦綺。粲然溢目。卽以米姓祕玩書印文。其所謂書者。皆非前所閱可比也。亦非今好事者所多有也。今每示人者。印以米姓淸玩之印文。以待暴不可告以情之客。祕玩者。實懼客以手指點。衣袖印拂之。偶一及之。必洗書如初。紙素不可數洗。必欲戲一觸之。是毀書也。樞密康功志柬欲觀。而以情告見許。遂敢出閱書之法。洗二案相比。芾以紙纚鋪訖。濯手親取書於奩中。鋪展以示客。客拱而馮几案坐。從容細閱。芾趨走於前。客云展。芾展。客云卷。芾卷。客據案甚尊。芾執事趨走甚卑。舍佚執卑者。止求不以手或衣振拂之耳。老母訓之不能改。朋友誨之不能悛。子弟諫之不能從。惟蘇遐舉曰。君異日當以此忤要官。芾念要官可忤。不可改心。行年五十老倦。則輸之御府。必不在乙品。公亦能屈意而一觀乎。或於公齋。或過敝齋。得進退如禮。雖同子弟雜觀可也。倘公不欲屑屑徇一蒙鄙固陋之人。則亦非敢曲煩台視。而異日亦不敢受不告之罪。芾皇恐載拜。

辯帖

唐太宗購王逸少書。使魏徵、褚遂良、定眞僞。我太宗購古今書。而使王著精辨。悉定爲法帖。此十卷是也。其間一手僞帖太半。甚者以千字文爲漢章帝。張旭爲王子敬。以俗人學智永爲逸少。如其間以子敬及眞智永爲逸少者。猶不失爲名帖。予嘗於檢校太師李瑋第。觀侍中王貽永所收晉帖一卷。內武帝、王戎、謝安、陸雲輩。法若篆籀。體若飛動。著皆委而弗錄。獨取郗愔兩行。入十卷中。使人慨歎。又劉孝孫處。見柳

公權所收跋子敬送梨帖。然於太宗卷中辨出。乃以逸少一帖連在後。而云又一帖。不知其爲逸少也。公權唐名家。尙如此。顧何議著。今長安李氏所收逸少帖。貞觀所收第一帖。著名已非逸少眞蹟。餘可知矣。獨未知徐璹所訪者何如耳。予抱疾端憂。養目文藝。思而得之。粗分眞僞。因跋逐卷末。以貽好事同志。百年之後。必有擊節賞我者。全無富貴願。獨好古人筆札。每滌一硯。展一軸。不知疾害之在傍。而味可忘。嘗思陶宏景願爲主書令史。大是高致。一念不除。行年四十。恐死爲蠹書魚。入金題玉躞間。游而不害。元祐三年。倦游閣襄陽漫士米元章書。

跋褚臨蘭亭

褚遂良。字登善。臨晉王右軍蘭亭宴集序。本朝丞相王文惠公故物。辛未歲。見於龜美叔齊之。借於公孫。辛巳歲購於公孫。瓛黃絹幅。至欣字合縫。用證摹刻僧字。果徐僧權合縫書也。雖臨王書。全是褚法。其狀若巖巖奇峰之峻。英英穠秀之華。翩翩自得。如飛舉之仙。爽爽孤騫。類逸羣之鶴。蕙谷振和風之麗。霧露擢秋榦之鮮。蕭蕭慶雲之映霄。矯矯龍章之動彩。九奏萬舞。鵷鷺充庭。鏘玉鳴璫。窈窕合度。宜其拜章帝所留賞羣仙也。至於永和字。全其雅韻。如觴字備著其眞標。浪字無異於書名。由字益彰其楷則。若夫臨倣莫稱於薛、魏、賞別不聞於歐、虞。信百代之秀規。一時之淸鑒也。

跋歐率更史事帖

唐宏文館學士。兼太子率更令。渤海縣開國男歐陽詢。字信長。書度尙帖。予元豐官長沙。獲於魏泰。庚亮

帖。壬戌歲過山陽。獲於鍾離景伯。各著半古印。適合縫文。曰清河圖籍之印。乃昔一書也。究延年之化。豈不有神。參孔壁之遺。孰云致誤。元祐庚午冬至。蕭閒外舍裝贊曰。渤海光怪。字亦險絕。眞到內史。行自爲法。莊若對越。俊若跳擲。後學莫窺。遂起尪劣。

軟裹

唐人軟裹。蓋禮樂闕。則士習賤。服以不違俗爲美。予初惑之。當俟君子留意。耆舊言。士子國初皆頂鹿皮冠。弁、遺制也。更無頭巾掠子。必帶篦所以裹。帽則必用篦子約髮。客至卽言容梳裹。乃去皮冠。梳髮角加後。以入幞頭巾子中。篦約髮乃出。客去復如是。其後方有絲絹作掠子。掠起髮頂帽。出入不敢使尊者見。既歸。於門背取下掠子。篦約髮訖。乃敢入。恐尊者令免帽。見之爲大不謹也。又其後。方見用紫羅爲無頂頭巾。謂之額子。猶不敢習庶人頭巾。其後。舉人始以紫紗羅爲長頂頭巾。垂至背。以別庶人黔首。今則士人皆戴庶人花頂頭巾。稍作幅巾、逍遙巾、額子。則爲不敬。衣用裹肚勒帛則爲是。近又以半臂軍服被甲上。不帶者謂之背子。以爲重禮。不知古之士。服大帶拖紳。乃爲禮。不帶左衽皆夷服。此必有君子制之矣。漢刻從者巾。與般毋追同。今頭巾若不作花頂。而四帶。兩小者在髮。兩差大者垂。則此制也。禮豈有他。君子制之耳。予爲漣水。每民去巾。下必有鹿楮皮冠。此古俗所著。良足美也。又唐初畫舉人必鹿皮冠。縫掖大袖。黃衣短至膝長。白裳也。蕭翼御史。至越見辯才云。著黃衣大袖。如山東舉子。用證。未軟裹曰襴也。李白像。鹿皮冠大袖黃袍服。亦其制。

跋自畫雲山圖

紹興乙卯初夏十九日。自溧陽來游苕川。忽見此卷於李振叔家。實予兒戲得意作也。世人知予喜畫。競欲得之。尠有曉予所以爲畫者。非具頂門上慧眼者。不足以識。不可以古今畫家者流畫求之。老境於世海中。一髮毛事。泊然無著染。每靜室僧趺。忘懷萬慮。與碧虛寥廓。同其流蕩。焚生事。折腰爲米。大非得已。振叔此卷。愼勿以與人也。

顧愷之維摩

潁州公庫。顧愷之維摩百補。是唐杜牧之摹寄潁守者。本置在齋龕。不攜去。精彩照人。前後士大夫家所傳。無一毫似。蓋京西工拙。其屏風上山水。林木奇古。坡岸皴如董源。乃知人稱江南。蓋自顧以來皆一樣。隋唐及南唐。至巨然不移。至今池州謝氏。亦作此體。予得隋畫金陵圖。於畢相孫。亦同此體。予因題其顧畫幅上云。米芾審定。是杜牧之本。仍以撥發司印印之。蓋證勾諶刻石。妄指爲人易去也。予與潁簽善託尋善工摹。須切記似。凡三寄蠟本。無一筆似者。或可上之御府。乞國王摸賜世間。爲千年之傳。如唐文皇蘭亭。豈非一代盛美。

評書

予采隋唐至本朝書法。得一十四家。僧智永書。氣骨清健。大小相雜。如十四五貴胄褊性。方循繩墨。忽越規矩。褚遂良如熟馭戰馬。舉動從人。而別有一種驕色。虞世南如學休糧道士。神格雖清。而體氣似疲。歐

陽詢如新瘥病人。顏色憔悴。舉動辛勤。柳公權如深山道士。修養已成。神氣清健。無一點塵俗。顏眞卿如項羽掛甲。樊噲排突。硬弩欲張。鐵柱將立。昂然有不可犯之色。李邕如乍富小民。舉動崛強。禮節生疎。徐浩如蘊德之人。動容溫厚。舉止端正。敦尙名節。體氣純白。沈傳師如龍游天表。虎踞溪傍。神情自如。骨法清虛。周越如輕薄少年。舞劍。氣勢空健。而舉刃交加。錢易如美丈夫。肌體充悅。神氣清秀。蔡襄如少年女子。體態妖嬈。行步緩慢。多飾繁花。蘇舜欽如五陵少年。訪雲尋雨。駿馬青衫。醉眠芳草。狂歌院落。張友直如宮女插花。媚嬌對鑑。端正自然。別有一種嬌態。

李成

予收李成。至李冠卿大扇。愛之不已。爲天下之冠。旣購得之。背於眞州。昭宣使宋用臣。自舒州召還。見之太息云。慈聖光獻太后。於上溫凊小次。盡購李成畫。貼成屏風。以上所好。至輒玩之。因吳丞相冲卿夫人入朝。太皇使引辨眞僞。成之孫女也。內以四幅爲眞。拆奉上。別購補之。敕用臣背於內東門。正與此類。因語泫然。囑吾愛惜。予亦甚珍之。及得盛文肅家松石。片幅如紙。榦挺可爲隆棟。枝茂凄然。生陰作節處。不用墨圈。下一大點。以通身淡筆空過。乃如天成。對面皴石。圓潤突起。至坡峰落筆。與石脚及水中一石相平。下用淡墨作水相準。乃是一磧直入水中。不若世俗所效。直斜落筆。下更無地。又無水勢。如飛空中。使妄評之人。以李成無脚。蓋未見眞耳。劉涇自以李成眞筆多。於是出示之。乃良久曰。此必成師也。

唐人稍右軍帖。皆硾熟軟紙如綿。乃不損古紙。又入水蕩滌而曬。古紙加有性不糜。蓋紙是水化之物。如重抄一過也。予每得古書。輒以好紙二張。一置書上。一置書下。自傍濾細皁角汁和水。霈然澆之。水入紙底。於蓋紙上。用活手軟軟按拂。垢膩皆隨水出。內外如是。續以清水澆五六七遍。紙墨不動。塵垢皆去。復去蓋紙。以乾好紙滲之。兩三張背紙已脫。乃合於半潤好紙上。揭去背紙。加糊背焉。不用絹。四邊只用紙。免摺背重弼損古紙。勿倒襯帖背。古紙隨隱便破。只用薄紙。與帖齊頭相拄。見其古損斷尤佳。不用貼補也。

士夫好畫

有吳中一士大夫好畫。而裝背以舊古爲辨。仍必以名畫記差古人名。嘗得一七元。題云梁元帝畫也。又得一伏羲畫卦象。題云史皇畫也。問所自。答云。得於其孫。了不知軒轅孫史皇孫也。若是史皇孫。必於戾園得之。其他畫稱是。嘗見余家顧愷之維摩。更不論筆法。便云。若如此近世畫。甚易得。顧侍史曰。明日教胡常賣尋兩本。後數日。果見兩凡俗本。卽題曰顧愷之維摩。陸探微維摩。題顧愷之者。無文殊。只一身。是曾見瓦棺象者也。其一有文殊睡獅子。故曰陸探微。曾見甘露陸探微。有張目獅子故也。此收章得象杜荀鶴之流。其兄有鑒別。曰。舍弟極損。終與一日燒了。會其先化。不然。梁元帝又夢秦始皇也。士流當以此爲戒。其物不必多。以百軸之費。置一軸好畫不爲費。以五鎹價。置一百軸謬畫何用。黃絹五經。赤軸三史。猶有俟於抄錄。若如是佛畫。止可渡江投水府也。

留馬渡采石磯

嘉祐中一貴人。使江南。攜韓幹畫馬一匹。待及回渡采石磯。風大作。三日不可過。又大作。於是禱於中元水府。廟典祀也。是夕夢神告。留馬當相濟。翌日詣廟獻之。風止乃渡。至今典於廟中。因知天才神不能化。天生是物。自然而生。自乘秀氣而成才也。天不能資。神不能化。所以玉樓成。必李賀記也。

蘇子瞻墨竹

蘇子瞻嘗作墨竹。從地一直起至頂。予問何不逐節分。曰。竹生時何嘗逐節生。運思清拔。出於文同與可。自謂與文指一瓣香。以墨深爲面。淡爲背。自與可始也。作成林竹甚精。子瞻作枯木。枝榦虬屈無端。石皴硬亦怪怪奇奇無端。如其胸中盤鬱也。吾自湖南從事。過黃州。初見公。酒酣曰。君貼此紙壁上。觀音紙也。即起作兩枝竹、一枯樹、一怪石見與。後晉卿借去不還。

老子

蔡子駿家收老子度關山水。林石車從。關令尹喜皆奇古。老子乃作端正塑像。戴翠色建華冠。手持碧玉如意。此蓋唐爲之祖。故不敢畫其眞容。漢畫老子於蜀郡石室。有聖人氣象。想去古近當是也。

董源

董源平淡天眞多。唐無此品。在畢宏上。近世神品。格高無與比也。峰巒出沒。雲霧顯晦。不裝巧趣。皆得天眞。嵐色鬱蒼。枝榦勁挺。咸有生意。溪橋漁浦。洲渚掩映。一片江南也。

勸戒

古人圖畫。非無勸戒。今人撰明皇幸蜀圖。無非侈麗。吳王避暑。重樓平閣。徒動人侈心。

天下偉觀

予少收畫圖。見奇巧皆不錄。以爲不應如是。及長官於桂。見陽朔山。始知有筆力不能到者。向所不錄。翻恨不巧矣。因知范至能所謂。平地蒼玉崛起。爲天下偉觀。第一者。眞非虛語也。

遮壁汚壁

趙昌、王友、鐔翼、輩。得之可遮壁。無不爲少。程坦、崔白、侯封、馬賁、張自方之流。皆能汚壁。茶坊酒店。可與周越、仲翼、草書同掛。不入吾曹議論。得無名古筆。差排猶足爲尙友。

收畫

凡收畫。必先收唐希雅、徐熙等雪圖。巨然或范寬山水圖。齊整相對者。裝堂遮壁。乃於其上旋旋掛名筆絹素。大小相當處對者。又漸漸掛無對者。蓋古畫大小不齊。鋪掛不必端正。若晉筆。須第二重掛唐筆爲襯。乃可掛也。

鑒閱

鑒閱佛像故事圖。以勸戒爲上。其次山水有無窮之趣。尤以煙雲霧景爲佳。其次竹木水石。其次花草。至於士女翎毛。貴游戲閱。殊不入淸翫家具眼。

橫掛三尺幅

予嘗與李伯時分布次第作子敬書練裙圖。圖成乃歸權要。竟不復得。予又嘗作支、許、王、謝。於山水間行。自挂齋室。又以山水古今相師。少有出塵格。因信筆作之。多煙雲掩映。樹石不取工細。意似便已。知音求者。只作橫掛三尺軸。惟寶晉齋中懸雙幅成對。長不過三尺。標出乃不爲椅所蔽。人行過肩汗不著。更不作大圖。無一筆李成、關同、俗氣。

書畫以時卷舒

文彥博以古畫背作匣。意在寶惜。然貼絹背著綳。損愈疾。今人屏風俗畫。一二年卽斷裂。恰恰蘇落也。匣是收壁畫製。書畫以時卷舒。近人手頻自不壞。歲久不開者。隨軸乾斷裂脆。粘補不成也。

好事

好事者冢多貲力。貪名好勝。遇物收置。不過聽聲。所謂賞鑒。則天資高明。多閱傳錄。或自能畫。或深畫意。每得一圖。終日寶翫。如對古人。雖聲色之奉。不能奪也。燈下不可看畫。醉餘酒邊。亦不可看畫。卷舒不得其法。最爲害物。

無名人畫

唐畫張志和顏魯公樵靑圖。在朱長文處。無名人畫。甚佳。今人以無名爲有名。不可勝數。故諺云。牛卽戴嵩馬卽韓幹。鶴卽杜荀。象卽章得是也。

眞絹

眞絹色淡。雖百破而色明白。精神彩色如新。惟佛像多經香煙薰。損本色。

絹

古畫至唐初皆生絹。至吳生周昉韓幹。後來皆以熱湯半熟。入粉搥如銀版。故作人物精彩入筆。今人收唐畫。必以絹辨。見文鼇便云不是唐。非也。張僧繇閻令畫。世所存者皆生絹。南唐畫皆鼇絹。徐熙絹或如布。

印不可僞作

畫可摹。書可臨而不可摹。惟印不可僞作。作者必異。王詵刻勾德元圖書記。亂印書畫。予辨出元字脚。遂伏其僞。木印銅印自不同。皆可辨。

用印

予家最上品書畫。用姓名字印。審定眞跡字印。神品字印。平生眞賞印。米芾秘篋印。寶晉書印。米姓翰墨印。鑒定法書之印。米姓秘翫之印。玉印六枚。辛卯米芾。米芾之印。米芾氏印。米芾印。米芾元章印。米芾氏。已上六枚白字。有此印者皆絕品。玉印唯著於書帖。其他用米姓淸翫之印者。皆次品也。無下品者。其他字印有百枚。雖參用於上品印也。自畫古賢。惟用玉印。

畫帶

線編條闊指半。絲細如綿者。作畫帶。不生毛。以刀刺標中開絲縷間。套挂標後。卷卽縛之。又不在畫心。省損畫。無摺帶隱痕。尋常畫中多中損者。縛破故也。書多腰損亦然。略略縛之。烏用力。必不損畫。

軸

檀香辟濕氣。畫必用檀軸有益。開匣有香而無糊氣。又辟蠹也。若玉軸以古檀爲身。檀身罩。今却取兩片。刳中空。合柄軸鑿乃輕。輕不損畫。常卷必用桐杉佳也。軸重損絹。軸不宜用金鍍。既俗且招盜。若桓靈寶。不然水晶作軸。掛幅必兩頭墜。性重。蜀青圓錢雙鬟錦最俗。不可背古畫。只背今人裝堂亦俗也。

又軸

蘇木爲軸。以石灰湯轉色。歲久愈佳。又性輕。角軸引蟲。又開軸多有濕臭氣。檀犀同匣。其發古香。紙素既古。自有古香也。

不須背裱

古畫若得之。不脫不須背。標若不佳。換標一次。背一次壞屢更矣。深可惜。蓋人物精神髮采。花之穠豔。蜂蝶。只在約略濃淡之間。一經背。多或失之也。

紙畫不可絹背

紙上書畫。不可以絹背。雖熟絹。新終硬。文縷磨書畫面上。成絹紋。蓋取爲骨。久之紙毛。是絹所磨也。用背紙書畫。日月損磨。墨色在絹上。王晉卿舊亦以絹背書。初未信。久之取桓溫書。看墨色。見磨在紙上。而絹

紋透紙。始恨之。乃以歙薄一張。蓋而收之。其後不用絹也。

自評小字

吾書小字行書。有如大字。惟家藏眞蹟跋尾。間或有之。不以與求書者。心既貯之。隨意落筆。皆得自然。備其古雅。壯歲未能立家人謂吾書爲集古字。蓋取諸長處。綴而成之。既老始自成家。人見之。不知以何爲祖也。

隸與

書至隸與。大篆古法大壞矣。篆籀各隨字形大小。故如百物之狀。活動完備。各各自足。隸乃始有展足之勢。而三代法亡矣。

壺嶺

林希逸送予詩。壺嶺共傾銀雪水。墨王猶展玉樓風。壺嶺謂予硯山也。又劉巨濟收右軍子鸞帖。作贊見寄。其略曰。執黑帝矩。作黑風雨。大一尺許。星五十五。奇文也。

榜字

世人多寫大字時。用力捉筆。字愈無筋骨神氣。作圓筆頭如蒸餅。大可鄙笑。要須如小字。鋒勢備全。都無刻意做作乃佳。自古及今。予不敏。實得之。榜字固已滿世。自有識者知之也。

字格

字要骨格。肉須裹筋。筋須藏肉。帖乃秀潤。在布置。穩不俗。險不怪。老不枯。潤不肥。變態貴形不貴苦。苦生怒。怒生怪。貴形不貴作。作入畫。畫入俗。皆是病也。

思澀

一日不書。便覺思澀。想見古人未嘗片時廢書也。

入妙

學書須得趣。他好俱忘迺入妙。別爲一好縈之。便不工也。

率意寫碑

葛洪天台之觀飛白。爲大字之冠。古今第一。歐陽修道林之寺。寒儉無精神。柳公權國淸寺。大小不相稱。費盡筋骨。裴休率意寫碑。乃有眞趣。不陷醜怪。眞字甚易。惟有體勢難。謂不如畫竿子之勻。其勢活也。

石刻不可學

石刻不可學。但自書使人刻之。已非己書也。故必須眞蹟觀之。乃得趣。如顏眞卿。每使家僮刻字。故會主人意。修改波撇。致大失眞。惟吉州廬山。題名訖而去。後人刻之。故皆得其眞。無做作之差。乃知顏出於褚也。夫眞蹟。皆無蠶頭燕尾之筆。與郭知運爭坐位帖。有篆籀氣。柳與歐爲醜怪惡體。但其弟公綽。乃不俗於兄。筋骨之說出於柳。世人但以弩張爲筋骨。不知不弩張自有筋骨焉。

隨好深淺

有人收得虞世南與圓機書一紙。剪開字字賣之。至欒卿二字。得麻一斗。鶴口二字。得銅硯一枚。房邨二字。得芋千頭。隨人好之深淺。

時易

予家晉古帖千軸。蓋散一百軸矣。今惟絕精只有十軸在。有奇書亦續續去矣。晉書必可保。蓋緣數晉物。命所居爲寶晉齋。身到則掛之。當世不復有矣。書畫不可論價。士人難以貨取。所以通書畫博易。自是雅致。今人收一物。與性命俱。亦大可笑。人生適目之事。看乎卽厭。時易新翫。兩適其欲。乃是達者。

蔡君謨筆法

近年筆法。蔡君謨獨步當世。予嘗戲謂君謨言。學書如泝急流。用盡氣力。船不離處。君謨以爲能取譬。

辟支佛

張修家有辟支佛。下畫王維。仙桃巾黃服。合掌頂禮。乃是自寫眞。與世所傳關中十大弟子眞法相似。

十紙說

福州紙。漿硾亦能歲久。予往見杭州俞氏。張長史惡札。禪師不合爲婚主是也。入水亦不透。越陶竹萬杵。在油拳上。緊薄可愛。予年五十。始作此紙。謂之金版也。

河北桑皮紙。白而慢。愛糊漿硾成。佳如古紙。予得用淮陽守糊背二幅。硾亦頗佳。仍發墨彩。

六合紙自晉已用。乃蔡侯漁網遺制也。網麻也。人因而用木皮油拳。不漿濕。則硾能如漿。然不耐久。唐人

以漿碓。

六合慢麻紙。書經明透。歲久水濡不入。今人以油拳策經爲卷。則不耐背古書耳。

饒州竹。入墨在連上。又有黃皮紙。天性如染。薄緊可愛。亦宜背古書。

連紙不可寫經。用小便浸稻榦。非竹也。天陰便臭。又連蠹。非佳品。漿碓亦不成。

無爲紙。亦有細白者。碓亦入用。川麻不漿。以膠作黃紙。唐詔敕所以有白麻之別也。長沙雲益。廿年前未使灰。透明有骨。古紙擣細者。不在唐澄心之下。因康王教紙匠。遂入灰。品不及康王。展之則石灰滿手。

康王作紙錢紙。遂使天下近利。厚故俗。更不作好紙。在筠上循紙上。領嶠梅紙。品在池上。循、韶、藤、皆有紙。而韶大行於嶺南。不入墨如循也。

唐硬黃摹書。皆令冷金向明搨也。紙細無如川紙。故詔敕用。而禁臣下上表。不得僭也。

用品

器以用爲功。玉不爲鼎。陶不爲柱。文錦之美。方暑。則不先於表出之絡。楮葉雖工。而無補於宋人之拙。夫如是。則石理發墨爲上。色次之。形製工拙又其次。文藻緣飾雖天然。失硯之用。

樣品

晉硯見於晉顧愷之畫者。有於天生疊石上。刊人面者。有十蹄圓銅硯。中如鏃者。予嘗以紫石作之。有上圓下方。於圓純上。刊兩竅署筆者。有如鳳字兩足者。獨此甚多。所謂鳳凰池也。蓋以上竝晉製。見於晉人

圖畫。世俗呼爲風字。蓋不原兩足之製。謂之鳳足。至今端州石工。以兩眼相對於足傍者。謂之鳳足。鳳之義。取五色英文。燦然成章也。今人有收得右軍硯。其製與晉圖畫同。頭狹四寸許。下闊六寸許。頂兩純皆綽慢。下不勒成痕。外如內之製。足狹長。色紫類溫嚴。中凹成臼。又有收得智永硯。頭微圓。又類箕象。中亦成臼矣。又有人收古銅硯。一龜銜一硯。如蓮葉兩足。龜腹圓。墨水不可出。以筆頭就之則出。又參政蘇文簡家。收唐畫。唐太宗長孫后納諫圖。宮人於瑪瑙盤中。托一圓頭鳳池硯。似晉製。頭純直微凸。如書鳳字。左右純斜刊。下不勒痕。摺向頂亦然。不滯墨。其外隨內勢簡易。其後至隋唐。工稍巧。頭圓身微瘦。下闊而足或圓爲柱。已不逮古。至本朝。變成穹高腰瘦。刃闊鉞斧之狀。仁廟已前硯。多作此製。後差少。資政殿學士蒲傳正。收眞宗所用硯。與仁廟賜駙馬都尉李公炤鳳池硯。形製一同。至今尙方多此製。國初已來。公卿家往往有之。仁宗已前。賜史院官硯。皆端溪石。純薄。上狹下闊。峻直不出足。中坦夷。猶有鳳池之像。或有四邊刊花。中爲魚爲龜者。凡此形製。多端下巖奇品也。嘉祐末。硯樣已如大指。窪心甚凸。意求渾厚。而氣象益不古。純斗。故勒深滯墨難滌。心凸。故點筆不圓。常如三角簇。蓋古硯皆心凹。後稍正平。未有凸者。始自侍讀學士唐彥猷。作紅絲辟雍硯。心高凸。至作馬蹄樣。亦心凸。至磨墨溜向身出。觀墨色。則凸高增浮泛之勢。援毫則非便也。其晉銅硯雖如鐵。然頂殊平。以便援毫。今杭州龍華寺。收梁傅大夫瓷硯一枚。甚大。磁褐色。心如鐵。環水如辟雍之製。下作浪花。擢環近足處。而磨墨處無磁。油然殊著墨。古墨稱螺。亦恐不若近世堅。不然。殆不可磨也。又丹陽人。多於古塚得銅硯。三足蹄。有蓋不鏤花。中陷一片陶。今人往

往作硯。於其中翻以爲匣也。唐墓中間。有得如蓮葉中凹。兩足如鳳池之製甚薄。足或如棗也。今歙人最多作形製。而士人尤重端樣。以平直斗樣爲貴。得美石無瑕。必先作此樣。滯墨甚可惜也。大抵石美無瑕。方可施工。璞而厚者。士人多識其藏。疾不復巧製。人或因其渾厚而美之。余嘗惡歙樣俗者。凡刊改十餘硯。繩半指許。便有病。見頓令人減愛。其端人不斲成。秪特璞賣者。亦多如是。陳文惠丞相家。收一蜀王衍時。皇太子陶硯。運蓋。蓋上有鳳坐一臺。餘雕雜花草。涅之以金泥紅漆。有字曰鳳凰臺。此製方直上狹。筍在硯上。中甚平也。唐之製見文房四譜。今之製見歙州硯圖。故不重出此。人力所爲也。吾收一青翠疊石。堅響三層。傍一嵌磨墨。上出一峰高尺餘。頂復平嵌。巖如亂雲。四垂以覆硯。以水澤頂。則隨葉垂珠。滴硯心。上有銘識。事見唐莊南傑賦。乃歷代所寶也。又收一正紫石四疊。下有坐有足。巧於瓶盂。足上起一枝細狹。枝上盤兩疊。長七寸餘。闊四寸餘。如靈芝首銳下闊。天然鳳池之象。中微凹。點水磨墨。可書十幅紙。石理在方城之右。此非人力所成。信天下之瓌寶也。

端州巖石

巖有四。下巖、上巖、半邊巖、後礫巖。予嘗至端。故得其說詳。下巖第一。穿洞深入。不論四時。皆爲水浸。治平中貢硯。取水月餘。方及石。石細扣之清越。鸜鵒眼圓碧暈。多明瑩石。嫩甚者如泥。無聲不著墨。清越者。溫潤著墨快。不熱無泡。然良久微滲。若油發艷。亦有不乏者。然方城溫巖十磨。此石三十磨。方相及。下巖既深。工人所費多。硯直不補。故力無能取。近年無復有開。有仁廟已前賜史院官硯多是。其後來歲貢。惟上

巖石上巖在山上石性乾紫色深理麤性硬眼黃差不圓而青色淡其巖深處間有潤者而眼終不如下巖也有著墨者拒墨者其著墨者初用半月前甚快蓋細砂石所發出理也半月後則退生光撻墨又須以柔石發之已而復然拒墨者雖新成便拒墨此等石扣之聲皆坚響而老半邊巖者在山半石理同上巖色多青紫近墨多瑕而眼長如卵有瞎眼者中是白點死眼者黑點而暈細翳眼者或青或黑橫亂其眼又多青不成眼圓點橫長青間道如松木紋其極麤者費筆而稍細者多乏後礫石土人刻爲盆印合壓紙兒戲之物多夾砂無眼少瑕間有極細軟者發墨不乏扣之無聲土人不貴而用實有在半邊上巖之上者不可常得又徧詢石工云子石未嘗有其在巖中實於大石版上鑿豈有中包一子者予嘗謂若溪流中多有卵石容差褊可嶄面磨墨所謂石子世因訛爲子石至有斲樣相似而爲之者於理必不於大石中心復生卵子也世之好奇者又以歙州羅紋石作子石硯紋本直兩頭取銳則紋脫短至左右頰自然成漩紋便謂之是眞子石可笑綠石帶黃色亦爲硯多以爲器材甚美而得墨快少光彩已上硯平生約見五七百枚十千已上無估

舉拂

元章晚年學禪有得知淮陽軍未卒先一月作親朋別書盡焚其所好書畫奇物造香楠木棺飲食坐臥書判其中前七日不茹葷更衣沐浴焚香清坐而已及期徧請郡僚舉拂示衆曰衆香國中來衆香國中去擲拂合掌而逝

來生爲寺伽藍

潤州鶴林寺。有馬素塔。唐人詩。因過竹院逢僧話。卽此地也。襄陽米元章。愛其松石沈秀。誓以來生爲寺伽藍。永護名勝。公沒時。鶴林伽藍無故塌下。里人知公欲還宿願於此。至今祠於寺之左隅。

丹青志

王穉登撰

本館據寶顏堂叢書本排印初編各叢書僅有此本

丹青志

丹青志序

吳中繪事。自曹顧僧繇以來。鬱乎雲興。蕭疎秀妙。將無海嶠精靈之氣偏於東土耶。抑亦流風餘韻。前沾後漬耶。癸亥秋日。臥疴濟居。雨深巷寂。揜扉散髮。展焙所藏名畫。纍纍滿壁。丹鉛粉墨。蒼潤淋漓。竹塢寸煙。花林尺霧。圖石疑雲。寫川欲浪。人鬼奪幽明之奧。禽蟲儼飛蠕之色。於是感名邦之多彥。瞻妙匠之苦心。斷自吳都。肇乎昭代。援豪小纂。傳信將來。若夫四海遼乎千齡。邈矣。編充簡積。我則不暇。嗚呼。蠅染屏間。孫郎舉手。水鳴牀上。唐帝驚心。刺圖而鄰女捧膺。畫鎖而楣龍斂翼。信天機之玄化。非人工之所逮也。

嘉靖癸亥七月。病士王穉登序。

丹青志目錄

神品志 一人 附三人

沈周先生 二沈處士 杜徵君

妙品志 四人 附四人

宋南宮先生 唐解元 文待詔先生 文嘉 伯仁 張靈 朱生 周官

能品志 四人

兩夏君 太卿中書 周臣 仇英

逸品志 三人

劉僉憲 兩陳君道復 子正

遺耆志 三人

黃子久 趙善長 陳惟允

棲旅志 二人

徐先生 張先生

閨秀志 一氏

丹青志目錄

仇氏

丹青志

太原　王穉登撰

神品志　一人　附三人

沈周先生　二沈處士　杜徵君

沈周先生啓南。相城喬木。代禪吟寫。下逮僮隸。並諳文墨。先生繪事。爲當代第一。山水人物花竹禽魚。悉入神品。其畫自唐宋名流。及勝國諸賢。上下千載。縱橫百輩。先生兼總條貫。莫不攬其精微。每營一障。則長林巨壑。小市寒墟。高明委曲。風趣泠然。使夫覽者若雲霧生於屋中。山川集於几上。下視衆作。眞皓嘍耳。山輿入郭。多主慶雲庵。及北寺水閣。掩扉掃榻。揮染不勸。公卿大夫。下逮緇徒賤隸。酬給無間。一時名士如唐寅文璧之流。咸出龍門。往往致於風雲之表信乎。

國朝畫苑。不知誰當並驅也。先生父恆。字恆吉。伯父貞。字貞吉。

沈貞吉恆吉二處士。並善丹青。風格明秀。塤篪相映。時謂趙文敏同流。恆吉之畫師杜徵君。

杜淵孝先生名瓊。字用嘉。明經博學。家貧道尊。貞澹醇和。粹然爲邱壑之表。畫亦遒麗。效南唐董北苑。

贊曰。休矣煌煌乎。沈先生之作。集厥大成。其諸金聲而玉振之者。與二父庭聞。杜公私淑。其有以陶育之也夫。然青青於藍矣。允矣。觀於海者難爲水也。處士淵孝。固一勺之多也。

妙品志　四人　附四人

宋南宮先生

宋先生克。字仲溫。長洲南宮里人。書學急就章。得古人之妙。尤善寫竹。雖寸岡尺塹。而千篁萬玉。雨疊煙森。蕭然無塵俗之氣。

唐解元

唐寅字伯虎。更字子畏。吳郡吳趨里人。才雄氣逸。花吐雲飛。先輩名碩。折節相下。庶幾青蓮之駕。無忝金龜之席矣。中南京解元。坐事廢。逃禪學佛。任達自放。畫法沉鬱。風骨奇峭。刊落庸瑣。務求濃厚。連江疊巘。纚纚不窮。信士流之雅作。繪事之妙詣也。評者謂其畫遠攻李唐。足任偏師。近交沈周。可當半席。

文待詔先生　文嘉　伯仁

文先生名璧。字徵明。後以字行。更字徵仲。金昌世家。奕葉簪組。弱齡雋茂。蜚聲公卿間。好古篤修。大雅君子。書名雄天下。畫師李唐吳仲圭。翩翩入室。由諸生薦爲翰林待詔。未幾謝歸。逍遙林谷。益勤筆硯。小圖大軸。莫非奇致。晚歲德尊行成。海宇欽慕。縑素山積。喧溢里門。寸圖纔出。千臨百摹。家藏市售。眞贋縱橫。一時硯食之士。沾脂浥香。往往自潤。然慧眼印可。譬之魚目夜光。不別自異也。年齡大耋。神明不凋。斷烟殘渚。篝燈夜作。故得者益深保愛。奉如珪璋。子嘉及猶子伯仁。並嗣其妙。嘉竹樹扶疎。伯仁巖巒鬱茂。若或未見其止。足當赤幟繪林。

張靈　朱生　周官

張靈。字夢晉。家與唐寅爲鄰。兩人氣志雅合。茂才相敵。又俱善畫。以故契深椒蘭。靈畫人物。冠服玄古。形色清眞。無卑庸之氣。山水間作。雖不由閒習。而筆生墨勁。斬然絕塵。多可尙者。靈性落魄。簡絕禮文。得錢沽酒。不問生業。嘐嘐然有古狂士之風。爲郡諸生。竟以狂廢。同時有朱生周官。並攻豪素。官畫人物無俗韻。然過爾纖弱。稍不逮靈。朱生樹石不減唐寅。今官名猶在人間。而朱遂寥寥。足可弔憫。

贊曰。南宮翩翩俠骨。水墨游戲。唐畫含英咀華。雕繢滿眼。張雖瓊玖蚤折。然一鱗一角。要足爲珍。文之蹟直能徧四海。流遠夷。非夫所謂以人重者哉。郎君猶子。綽矣門風。美哉芝蘭玉樹。秀於階庭已乎。

能品志　四人

兩夏君　太卿中書

夏昶。字仲昭。崑山人。由進士歷官太常卿。楷書畫竹。爲當時第一。番胡海國。兼金購求。故當時有夏卿一箇竹。西涼十錠金之謠。卽一時寶惜可知矣。余見其所作竹枝。烟姿雨色。偃直濃疎。動合槩度。蓋行家也。文皇甚賞其書。眷顧優渥。緣此得薦。其兄昺起自戎伍。爲中書舍人。昺字孟暘。亦善書畫。學高尙書。蕭蕭有林壑之氣。仲氏有所不逮云。

周臣

周臣。字舜卿。吳郡人。畫山水人物。峽深嵐厚。古面奇妝。有蒼蒼之色。一時稱爲作者。若夫蕭寂之風。遠澹

之趣。非其所諳。

仇英

仇英。字實父。太倉人。移家郡城。畫師周臣而格力不逮。特工臨摹。粉圖黃紙。落筆亂眞。至於髮翠豪金。絲丹縷素。精麗豔逸。無慚古人。稍或改軸翻機。不免畫蛇添足。

贊曰。鮫人泣珠。龍驥汗血。文豹變而成錢。山鷄吐而爲綬。夫人無技能。是蠶不績而蟹不匡也。兩夏瞻依日月。聲華鵲起。美而未善。所之天機。周之創境。仇之臨移。雖曰偏長。要之雙美耳。

逸品志　三人

劉僉憲

僉憲劉公珏。字廷美。長洲人。寫山水林谷。泉深石亂。木秀雲生。緜密幽媚。風流藹然。高者攀鱗巨老。庶乎升堂。特未入室耳。書宗李北海。詩格淸麗。唐中葉響也。掛冠歸田。卜築秀野。花木瓌瓏。號小洞庭。

兩陳君道復　子正

陳太學名淳。字道復。後名道復。更字復父。天才秀發。下筆超異。畫山水師米南宮王叔明黃子久。不爲效顰學步。而蕭散閒逸之趣。宛然在目。尤妙寫生。一花半葉。淡墨欲豪。而疎斜歷亂。偏其反而咄咄逼眞。傾動羣類。若夫翠辨紅尋。葩分蕊析。此俗工之下技。非可以語高流之逸足也。出其餘作草篆。幽勝可觀。仲子栝。飲酒縱誕。有竹林之習。畫雖放浪太過。竟非俗流。

贊曰。僉憲風疎雲逸。淸矣遠矣。大學明泉秀壑。翦伐町畦。所謂牝牡驪黃之外者也。子正箕裘不隕。惜未靑冰。

遺耆志 三人

黃子久 趙善長 陳惟允

黃公望。字子久。常熟人。洪武中尙在。

趙原。字善長。郡人。畫師王右丞。洪武中召對不稱。賜死。

陳惟允。郡人。爲潘左丞客。有壽左丞仙山樓閣圖。此其畫之精絕者也。

贊曰。松漠亂華。中原左衽。二三君子。遭時不淑。趙陳兩生。或嬰鱗喪元。或僞朝俘虜。鸞絲鳥翠。反爲身殃者耶。黃之年躋大耋。樂視太平。何其幸與。

棲旅志 二人

徐先生

徐幼文先生名賁。自蜀徙吳。畫山水林石。濯濯可愛。詩名與高啓並。所謂高楊張徐者也。

張先生

張羽。字來儀。由潯陽徙居吳郡。畫法米敷文。好古博雅。文章有聲。

贊曰。兩賢奕奕。雖楚有材。晉實用之。抑亦南國河山之秀。增其模寫耶。

閨秀志　一氏

仇氏

仇氏英之女。號杜陵內史。能人物畫。綽有父風。

贊曰。粉黛鍾靈。翦翔畫苑。寥乎罕矣。仇媛慧心內朗。窈窕之傑哉。必也律之女行。厥亦牝鷄之晨也。

畫禪

釋蓮儒纂

本館據寶顏堂叢書本排印初編各叢書僅有此本

畫禪

白石山　衲子蓮儒纂

釋惠覺姚曇度子也。姚最云丹青之用。繼父之美。定其優劣。稔聶之流。

光澤寺僧威公。姚最云下筆。爲京洛所知。

迦佛陀禪師。天竺人。學行精慤。靈感極多。初在魏。魏帝重之。至隋。隋帝於嵩山起少林寺。至今房門上有畫神。卽是迦佛陀之迹。

曇摩拙叉。天竺人。善畫。隋文帝時。自本國來。遍禮中夏阿育王塔。至成都雒縣大石寺。空中見十二神形。便一一貌之。乃刻木爲十二神形於寺塔下。至今存焉。

同州法明。善寫貌。開元中。嘗在內庭畫人物。

智瑰。善山水鬼神。氣韻洒落。

金剛三藏。師子國人。善西域佛像。運筆持重。非常畫可擬。

釋脩然。俗姓裘氏。爲人恢誕。強學。不成一名。善丹青。工山水。

貫休。俗姓姜氏。字德隱。婺州蘭溪人。初以詩得名。後入兩川。頗爲王衍待遇。因賜紫衣。號禪月大師。能畫。間爲本教像。唯羅漢最著。其畫像多作古野之貌。不類人間所傳。

傳台。四明人。畫龍獨造乎妙。弟子德饒無染。皆臻其妙。

楚安。漢州什邡人。俗姓勾氏。善畫山水人物樓閣。點綴甚細。

智蘊。河南人。工畫像人物。

德符。善畫松柏。氣韻瀟洒。住汴州相國寺。

令宗。乃丘文播異姓弟。工山水、人物。像天王。

浙僧蘊能。工雜畫。善畫佛像。

巨然。鍾陵人。善畫山水。筆墨秀潤。善爲煙嵐氣象於峯巒嶺竇之外。至於林麓之間。猶作卵石。松柏疎筠蔓草之類。相與映發。而幽溪細路。屈曲縈帶。竹籬茅舍。斷橋危棧。眞若山間景趣也。得董源正傳。

夢休。江南人。喜丹青。學唐希雅作花竹禽鳥。盡物之態。

居寧。毘陵人。好爲戲墨。作草蟲。筆力勁峻。不專於形似。

釋仁寓。永嘉。善畫松。初集諸家所長而學之。後夢吞數百條龍。遂臻神妙。

吳僧繼肇。工畫山水。與巨然同時。體亦相類。但峯巒稍薄怯也。

仲仁。會稽人。住衡州花光山。以墨暈作梅花。如影然。別成一家。所謂寫意者也。

寶覺和上。翎毛蘆鴈不俗。

杭僧眞惠。畫山水佛像。近世佳品。翎毛林木。有江南氣象。

惠洪覺範能畫梅竹。每用皂子膠畫梅於生絹扇上。燈月下映之。宛然影也。其筆力於枝梗。極遒健。妙喜師。長寫貌。嘗寫御容。東坡贈詩云。天容玉色誰敢畫。老師古寺畫閉房。夢中神授心有得。覺來信手筆已忘。幅巾長服儼不動。孤臣入門涕自滂。元老侑坐髮眉古。虎臣侍立冠劍長。

道臻。嘉州石洞講師也。能墨竹。山谷贈序云。道臻刻意尙存行。自振於溷濁之波。故以墨竹自名。然臻過與可之門。而不入其室也。

德正。信州人。徐競明叔之兄。徐林樨山之弟。登科。爲平江教官。棄而爲僧。能畫山水人物。種種清絕。專師李伯時。

道宏。峨眉人。姓楊。受業于雲頂山。相貌枯瘁。善畫山水僧佛。晚年似有所遇。遂復冠中。改號龍巖隱者。其族甚富。宏不復顧。止寄迹旅店。惟一空榻。雖被襆之屬。亦無有。每往人家畫土神。其家必富。畫貓則無鼠。往往言人心事。輒符合。凡如廁。必出郭五里外。鄉人怪訝。每隨而窺之。既就溷。則無復便利。但立語再四而出。後竟坐化店中。八十餘。成都正法院法堂。有所畫高僧。法能吳僧也。作五百羅漢圖。少游爲之記云。昔戴逵常畫佛像。而自隱於帳中。人有所否臧。輒竊聽而隨改之。積年而就。意法能研思。亦當若此。非率然而爲之者也。

智平。成都淸涼院僧也。善畫觀音。南商毛大節得其像以歸。過海。風浪大作。開展懇祈。光相忽現。如大月輪。長久之間。已數千里。侯溥賢良載之觀音儀中。今水陸院普賢閣所畫像。其徒虛已作。水石現存。

祖鑒。成都僧。住不動尊院。師智平畫觀音。今大慈超悟院佛殿有十觀音。又於邛州鳳凰山畫觀音。一日忽現五方圓相。直閣計敏功爲瑞像記。見存。

虛已。成都柏林院僧。善山水。有圖軸傳世。今白馬院。

僧慧琳。本仕族。多蓄圖書。尊尚士大夫。入慈藍者。以爲稅鞅之所。爇香袞茗。終日蕭然。不知身在囂塵中也。有虛已雪障及山水二圖甚佳。

覺心。字虛靜。嘉州夾江農家。甚富。少好游獵。一日。縱鷹犬。棄妻子。出家。游中原。作從犢圖詩。孔南明崔德符。見而愛之。招來臨汝連住葉縣東禪。及州之天寧香山三大刹。兵亂。還蜀。邵澤民劉中遠兩侍郎。復喜之。請住毘盧。凡十八年。初作草蟲。南僧稱爲心草蟲。後因宣和待詔。一人因事藏匿香山。心得其山水訣。一日千里。陳潤上稱之曰。虛靜師所造者道也。放乎詩。游戲乎畫。如煙雲水月。出沒太虛。所謂風行水上。自成文理者也。陳去非稱其詩無一點僧氣。

智源。字子豐。遂寧人。傳法牛頭山。攻雜畫。尤長於人物山水。嘗見看雲圖。畫一高僧。抱膝而坐石岸。昂首竚目。蕭然有出塵之姿。

智永。成都四天王院僧。工小景。長於傳模。宛然亂眞。其印湘之四亞歟。初宇文季蒙龍圖。喜其談禪。欲請住院。永牢辭曰。智永親在未能也。於是售已所長。專以爲養。不免狗豪富。麋肆所好。今流布於世者。非其本趣也。嘗作瀟湘夜雨圖。上邵西山。西山卽題云。嘗擬扁舟湘水西。篷窗剪燭數歸期。偶因勝士揮毫處。

卻憶當年夜雨時。西山旣咏詩。問永云。前輩曾有此詩否。永因誦義山問歸篇。西山矍然。亟取詩以歸。翌日。乃復改與之。曾擬扁舟湘水夜。雨窗聽雨數歸期。歸來偶對高人畫。卻憶當年夜雨時。深恐多犯前人也。

眞休漢嘉僧也。山谷所與遊。淸閑居士王朴之子。善模榻人物如眞。今見存。

維眞。嘉禾人。工傳寫。

元靄。蜀人。太宗朝供奉。工寫貌。

超然。不知何許人。善作山水。其峯巒磐頭。酷似郭熙。至於屋宇林石坡灘水口。筆法孱弱。與巨然殊不相類。今人多以巨然超然連稱。莫曉所謂。

梵隆。字茂宗。號無住。吳興人。善白描人物山水。師李伯時。高宗極喜其畫。每見輒品題之。然氣韻筆法。皆不逮龍眠。

法常。號牧溪。喜畫龍虎猿鶴蘆鴈山水樹石人物。皆隨筆點墨而成。意思簡當。不費妝飾。但麤惡無古法。誠非雅玩。

月蓬。不知何許人。貌古怪。亦不知止宿何地。畫觀音佛像羅漢天王。得古人體韻。其畫不妄與人。人罕有之。

靜賓。號白雲。善作異松怪石。如龍騰虎踞。上寫草字。寺院多收。

瑩玉澗。西湖靜慈寺僧。師惠。學畫山水。

羅窻。不知名。居西湖六通寺。與牧溪畫意相伴。

子溫。字仲言。號白觀。作水墨葡萄。自成一家法。人莫能測。又號知歸子。

若芬。字仲石。婺州曹氏子。爲上竺寺書記。模寫雲山以寓意。求者漸衆。因謂世間宜假不宜眞。如錢塘八月潮。西湖雪後諸峯。極天下偉觀。二三子當面蹉過。卻求玩道人數點殘墨。何邪。歸老家山古澗側流蒼壁間。占勝作亭。扁曰玉澗。因以爲號。又建閣對夫容峯。號夫容峯主。嘗自題畫竹云。不是之僧親寫。曉來誰報平安。

仁濟。字澤翁。姓董氏。玉澗之甥。書學東坡。墨竹學俞子清。梅學楊補之。自謂用心四十年。作花圈稍圓耳。山水亦得意。

圓悟。閩人。號枯崖。能詩。喜作竹石。

慧舟。號一山。婺天台人。居西湖長慶寺。能詩。作叢竹。或三二竿。或百十成林。不見其重復冗雜。

太虛。江西人。作竹。學鄆王楷。

智叶。白描佛像人物。

眞惠。善畫花窠。

希白。白描荷花。

德止號清谷。工畫。嘗畫廬山尋眞觀二壁。朱文公題其上。

宗師溥光。字玄暉。號雪庵。俗姓李氏。大同人。特封昭文館大學士。賜號玄悟大師。善眞行草書。亦善畫。山水學關仝。墨竹學文湖州。俱成趣。

頭陀溥圓。字大方。號如菴。俗姓李氏。河南人。於雪菴爲法弟。書學雪菴。山水墨竹俱學黃。

海雲。墨竹學樗軒。

妙圓。墨竹頗法度。

智浩。號梅軒。墨竹雖少蘊藉。脫洒簡略。得自然趣。

道隱。字仲孫。號月澗。俗姓李氏。海鹽當湖人。蘭石學趙子固。墨竹宗王翠岩。

允才。號雪岑。受業□興石佛寺。墨梅竹似丁子卿。

時溥。字君澤。號兩岩。華亭人。居奉賢鄉。接待寺。通經律。作詩。亦畫墨竹。三稍五葉而已。

智海居燕中。喜畫。墨竹學海雲禪師。

明雪窗畫蘭。

右古尊宿六十餘家。見于王氏畫苑及夏士良圖繪寶鑑。蓋皆德成而後一藝之名隨之。非捐本而務末也。若唐之儀然禪月。宋之寂音妙喜。元之玉澗海雲。皆僧林巨擘。意其游戲繪事。令人心目淸涼。蓋無適而非說法也。書之以彙題曰畫禪。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文湖州竹派及其他三種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十二月初版

發行人　王雲五　長沙南正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各埠

嚴徐

（本書校對者潘同龍曾旭光林懷民林東塘）

（G一六五四上）